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白田雜著卷七八

詳校官中書臣王　鵬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録監生臣郭文鈖

白田雜著卷七

寶應王懋竑撰

朱子答江元適書薛士龍書考

答江元適書云熹天資魯鈍自幼記問言語不能及人以先君子之餘誨頗知有意於為己之學而未得其處葢出入於老釋者十餘年近歲以來獲親有道始知所向之大方竟以才質不敏知識未離於章句之間雖時

若有會於心而反而求之殊未有以自信 甲申

按朱子早從屏山籍溪二公出入於老釋者十餘年自受學延平後斷然知釋氏之非矣其云以先君子之餘誨而不及劉胡者以兩公皆為禅學獲覩有道則指延平先生此書所叙宬明學蔀通辨不載江書又誤以答汪書許書附於庚寅之後故斷以為據謂朱子四十以前皆出入釋老之學此為大誤正學考既覺其誤而仍不載江書其亦無所據矣

答薛士龍書云熹自少愚鈍事事不能及人顧嘗側聞先生君子之餘教粗知有志於學而求之不得其術舍近求遠處下窺高馳心空妙之域者二十餘年比乃困而自悔始復退而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謹之於視聽言動之際而亦未有聞也方將與同志一二友朋并心合力以從事於其間庶幾銖積絲累分寸躋攀以幸其粗知理義之實不為小人之歸而歲月侵尋齒髮遽如許矣 壬辰

按側聞先生君子之餘教自指延平此書在壬辰以癸酉見延平計之適二十年矣槩言之故曰二十餘年也舊以為二字衍文非是然謂兼指佛老亦未然也

附文集註　答薛書在辛卯朱子四十二歲以答江元適書參考之所謂出入老釋者十餘年則自十五六歲至二十六七時趙師夏跋延平答問言同安官餘反復延平之言而知其不我欺自同安歸在丁丑

朱子二十八歲自此以前所謂出入老釋者也薛書云側聞先生君子之餘教自指延平而自丁丑至丁亥戊子正十餘年所謂馳心空妙之域者也戊子己丑後則所謂困而自悔與一二友朋并心合力者其指意分明可按矣故疑二十餘年二字爲衍文若謂統指四十歲以前則薛書側聞先生君子之餘教與江書先君子之餘誨不合而江書獲親有道明指延平是即薛書側聞先生君子之餘教其歲月先後亦

自曉然至斷自丁丑而後則至辛卯僅十五年即以癸酉受學延平言亦止十九年無二十餘年若事舉成數則可云二十年不得云二十餘年也通辨不察兩書所指之異而槩以朱子四十以後始悟老釋之非固已大誤正學考既識其悞而以爲不專指佛學是亦不察夫二字之爲衍文而欲統而一之則與兩書之文義既有所不貫而歲月參差適足啓學者之疑矣故妄以二字爲衍文而附論之如此　又按薛

書在壬辰自癸酉至壬辰已二十年槩言之故云二十餘年耳二字不必為衍文也朱子悟老釋之非在再見延平後與汪尚書許順之李伯諫書確然可考通辨不載江書而僅以馳心空妙一語斷之為四十以前出入老釋誤之甚矣辨之自正學考始而余因而申之然皆不免小誤信乎古書之不易而立說之未可以輕也

答陳正己書云熹自年十四五時即嘗有志於此中間

非不用力而所見終未端的其言雖或誤中要是想像臆度所幸内無空寂之誘外無功利之貪全此純愨以至今日反復舊聞而有得焉乃知明道先生所謂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者真不妄也此書程系於乙巳後按書末云近來浙中怪物甚多自是甲辰後程注是也

按朱子自十四五歲即有意於為己之學其從釋老乃是用心地工夫故延平云渠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皆就裏面體認者也其讀論語孟子諸經考訂諸

儒語録亦即於此時下手所謂内外兩進者自其少而已然矣自受學延平後悟老釋之非而受求中未發之説其於問答講究益詳而反求諸心未有深得聞南軒得胡氏之學而往問焉亦未之有省而自悟夫未發已發渾然一致更無别物人生而後皆已發其未發者無在而無乎不在自以為無復疑矣而南軒猶以為終成兩物迨後至潭州與南軒語不合葢南軒以延平求中未發默坐澄心為非朱子亦卒

從南軒之說先察識後涵養二年間所見都如此至己丑而乃悟已發未發之分力為南軒諸公言之南軒亦以朱子之言為然而先察識後涵養之語猶守其舊朱子已深斥先察識後涵養之非而于涵養一段工夫又仍主延平說故有以靜為本之語至庚寅與吕伯恭劉子澄書始提掇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語與林擇之書極言敬字親切之妙葢生平學問大指已定於此而於延平之說亦未有所

擬議也甲辰與吕士瞻書戊申與方賔王書始言求中未發之非而大學或問則直指敬字為聖學始終之要中庸或問又明斥吕氏求中之說其他語録發明此意者如楊道夫録葉賀孫録其言皆確有可據其前後異同之際亦畧可考矣今以答陳正已書考之則自四十以前用功原未嘗有誤所謂内外兩進者葢無所不用其至特以所見未為端的而出於想像臆度自己丑庚寅辛卯而後葢類孔子之不惑孟

子之不動心其年歲亦畧相似自是涵養益密省察益精所謂上達不已日新者亦非後人所能窺測矣末引程子天理二字自家體貼出來則亦明言學雖受之延平而自得之妙非延平之傳所能盡也大抵此等向上地位與吾人相去甚遠今以江薛兩書並陳書與文集語録而畧窺測其大畧如此未敢以為必然也後之君子當有以考其是非焉此論其大畧如此更須改訂

答何叔京書云熹少而魯鈍百事不及人獨幸稍知有意於古人為己之學而求之不得其要晚親有道粗得其緒餘之一二方幸有所向而為之焉則又未及卒業而遽有山頹梁壞之歎倀倀然如瞽之無目擿埴索塗終日而莫知所適也

此書在甲申與江書略同其云求之不得其要即江書求之不得其處指出入老釋而言處字或誤也薛書求之不得其術語句相似而所指各有不同不可

合為一說故并載此而附論之

又按延平行狀所以發明延平之學者至矣以今考之則朱子不可謂不盡得其傳也而朱子之自言如此中和舊說序亦云受求中未發之旨而未達倀倀然如窮人之無所歸則古人之所至豈後人可以意見窺測者而嘵嘵多言秖見其不知自量也今所考訂雖皆據成說不敢自立一論然以己意揣度不免有錯解處所望後之君子有以辨之正之也

答汪尚書書云熹於釋氏之學蓋嘗師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後以先生君子之教校夫先後緩急之序於是暫置其說而從事於吾學其始蓋未嘗一日不往來於心也以爲俟卒究吾說而後求之未爲甚晚耳非敢遽詘絶之也而一二年來心獨有所自安雖未能即有諸已然欲復求外學以遂其初心不可得矣 癸未鄒琢其云甲申 以下載自庚辰至甲申辨禪學諸書以證答江元適書

按此答汪尚書第二書在癸未自叙初年爲學始末

覈詳此時於儒釋之辨已自判然而其詞猶未甚決故書後有未敢公言詆之之語至第三書不言釋氏而所言逃儒入禪之弊却覈明切此與二書不遠第七書則在壬辰癸巳後所見益真而其詞益厲與前迥然殊矣學蔀通辨亦止載第二書尚有所未盡也

答汪尚書書云大抵世人言道學者失於太高讀書講義率嘗以徑易超捷不歷階級為快而於其間曲折精微正好玩索處例忽畧厭棄以為卑近瑣屑不足留情

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於天下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理既未盡而胸中不能無疑乃不復反求諸近顧惑於異端之說葢推而置諸冥漠不可測知之域兀然終日味無義之語以俟其廓然而一悟殊不知物必格而後明倫必察而後盡彼既自謂廓然而一悟者其於此猶懵然也則亦何以悟為哉又況俟之而未必可得徒使人抱不決之疑志分氣餒虛度歲月而倀倀耳曷若致一吾宗循下學上達之序口講心思躬行力究

寧煩無畧寧下無高寧淺無深寧拙無巧從容潛玩存久漸明衆理洞然次第無隱然後知夫大中至正之極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無迥然超絶不可及者而幾微之間毫釐畢察酬酢之際體用渾然雖或使之任至重而處至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矣又何疑之不決而氣之不完哉癸未

按前書在癸未此書當亦在癸未或甲申其不及李先生者自别有書而文集不載也自循下學上達之

序以下生平學問大指已定於此其乙酉丙戌丁亥戊子數年之間求未發之旨而未得所謂反而求之未得箇安穩處元非錯用工夫也庚辰以後元不爲佛學特其反觀内省有畧相似處故曰馳心空妙之域此正所謂吾學與禪學差處只在毫釐之間者因思明道自見周茂叔後猶出入於佛老者十餘年大率類此必非師其人尊奉其書也博聞多識蓋爲汪公言而論自儒入禪尤爲分明故并録此書而附論

之

答汪尚書書云聖門之教下學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慮潛心優柔厭飫久而後有得焉則自見其高深遠大而不可窮矣程夫子所謂善學者求之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正謂此耳今曰此事非言語臆度所及必先有見然後有以造夫平易則是欲先上達而後下學譬之是猶先察秋毫而後睹山岳先舉萬石而後勝匹雛也夫道固有非言語臆度所及者然非顏曾

以上幾於化者不能與也今日爲學用力之初當學問思辨而力行之乃可以變化氣質而入於道顧乃先自禁切不學不思以坐待其無故忽然而有見無乃溺心於無用之地玩歲愒日而不見其成功乎就使僥倖於恍惚之間亦與天理人心叙秩命討之實了無交涉其所自謂有得者適足爲自私自利之資而已此則釋氏之禍横流稽天而不可遏者有志之士所以隱憂浩歎而欲火其書也癸已附鄒云壬辰

按此書言釋氏之禍竅切與第二書未嘗敢公言詆之所見絶不同葢相去幾十年矣存齋記作爲戊寅又在第二書之前故所言有未盡離乎舊見者學蔀通辨之言固未可盡非也

答李伯諫書云詳觀所論大抵以釋氏爲主而於吾儒之說近於釋者取之與於釋者去之在孔孟則多方遷就以曲求其合在伊洛則無所忌憚而直斥其非夫直斥其非者固未識其旨而然所取所合亦竊取其似是

而實非者耳故語意之間不免走作不得於言而求諸心則從初讀孔孟伊洛文字止是資舉業固無緣得其指歸所以敢謂聖學止於如此至於後來學佛乃是怕生死而力究之故陷溺深從始至末皆是利心所謂差之毫釐者其在茲乎然敢詆伊洛而不敢非孔孟者直以舉世尊之而吾又身為儒者故不敢耳豈真知孔孟之可信而信之哉是猶不敢顯然背叛而毀冠裂冕拔本塞源之心已竊發矣學者豈可使有此心萌於胸中

哉　又書云來書云夫子語仁以克己爲要釋氏論性以無心爲宗而以龜山心不可無之説爲非意謂所謂己者對物之稱乃是私認爲己而就此起計較生愛欲故當克之克之而自復於禮則仁矣心乃本有之物虚明純一貫徹感通所以盡性體道皆由於此今以爲妄而欲去之又自知其不可而曰有真心存焉則又是有心矣如此則無心之説何必全是而不言無心之説何必全非乎若以無心爲是則克己乃是有心無心何以

克己若以克己為是則請從事於斯而足矣又何必克己於此而無心於彼為此二本而枝其辭也　又書云來書謂伊川先生所云內外不備者為不然蓋無有能直內而不能方外者此語甚當據此正是熹所疑處若使釋氏果能敬以直內則便能義以方外便須有父子有君臣三綱五常缺一不可今曰能直內矣而其所以方外者果安在乎又豈數者之外別有所謂義乎以此而觀伊川之論所謂有直內者亦謂有心地一段工夫

耳但其用功有不同處故其發有差他却全不管著此所以無方外之一節也固是有根株則必有枝葉然五穀之根株則生五穀之枝葉華實而可食稊稗之根株則生稊稗之枝葉華實而不可食此則不同耳參朮以根株而愈疾鈎吻以根株而殺人其所以殺人者豈在根株之外而致其毒哉故明道先生又云釋氏惟務上達而無下學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原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也此可以見内外不備之意矣甲申

答許順之書云所寄諸說求之皆似太過若一向如此恐駸駸然遂失正途入於異端之說爲害亦不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況此非特毫釐之差乎當且以程先生范尹二公之說爲標凖反復玩味只於平易慤實之處認取至當之理凡前日所從事一副當奇新妙之說並且倚閣久之見實理自然都使不著矣蓋爲從前相聚時熹亦自有此病所以相漸染成此習尚今日乃成相誤惟以自咎耳如子韶之說直截不是正理說得儘高

儘妙處病痛愈深此可以為戒而不可以學也庚辰鄒云壬午

又書云大抵聖門求仁格物之學無一事與釋氏同所以尋常議論間偶因記憶自然及之非是特然立意與之爭曲直較勝負也想見孟子之闢楊墨亦是如此故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今觀所與祝弟書乃有謗釋氏之語殊使人驚嘆不知吾友別後所見如何而為是語也及細讀二書則所怪者不特此耳且論其大者如所云棲心淡泊與世少求玩聖賢之言可以資吾神

養吾真者一一勘過只此二十餘字無一字不有病痛夫人心是活物乃本心全體大用如何須要棲之淡泊然後為得且此心是箇什麼又如何其可棲也耶聖賢之言無精粗巨細無非本心天理之妙若真看得破便成己成物更無二致内外本末一以貫之豈獨為資吾神養吾真者而設或若將聖賢之言作如此看直是全無交涉聖門之學所以與異端不同者灼然在此若看不破便喚作謗釋氏亦何足怪吾友若信得及且做年

歳工夫屏除舊習案上只看六經語孟及程氏文字著擴開心胸向一切事物上理會方知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是真實語不但做兩句好言語說爲資神養真胡荼自己之說而已也戊子附

初師屏山籍溪籍溪學於文定又好佛老以文定之學爲論治道則可而道未至然於佛老亦未有見屏山少年能爲舉業官莆田接塔下一僧能入定數日後乃見了歸老來讀儒書以爲與佛合故作聖傳論其後屏山

先亡籍溪在某自見於此未有所得故見延平鄭可學錄

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於此一日在病翁所會一僧與之語其僧只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說不是却與劉說某却理會得箇昭昭靈靈底禪劉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處在遂去叩問但見他說得也煞好及去赴試時便用他意思去胡說是時文字不似而今細密隨人粗說試官爲某說動遂得舉後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五矣始見李先生與他說李先生只說不是

某却倒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再三質問李先生為人簡重却是不甚會合只教看聖賢言語某遂將那禪權倚閣起意中道禪亦自在且將聖人書來讀讀來讀去一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却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罅漏百出輔廣録

按答許書在庚辰答李書在甲申已力闢禪學矣與癸未答汪書相合其戊子癸巳兩書則附見焉語録所載尤詳明其云却倒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者則

癸酉見李先生之後也其云將禪權倚閣起且將聖人書來讀則戊寅再見之後也其云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罅漏百出則庚辰受學之後也癸未汪書云一二年以來則亦自庚辰後言之以此參考亦不煩注釋而自明矣

答程欽國名洵後字允夫書云近見延平李先生始略窺門户大槩此事以涵養本原為先講論經旨特以輔此而已向來泛濫出入無所適從名為學問而實何有亦可笑也庚辰後以下載自庚辰至戊子諸書以證答薛士龍書

答許順之書云當以二程先生及范尹二公之說爲標準反復玩味只於平易慤實之處認取至當之理凡前日所從事一副當新奇髙妙之說並且倚閣久之見實理自然都使不著矣葢爲從前相聚時熹亦自有此病所以相漸染成此習尚今日乃成相誤轉以自咎耳庚辰

鄒云又書云此間窮陋夏秋間伯崇来相聚得數十日壬午講論稍有所契辛秋来老人粗健心間無事得一意體驗比之舊日漸覺明快方有下工夫處目前真是一盲

引衆盲耳其說在石丈書中試取觀之更有一絶云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試舉似石丈如何丙戌

答何叔京書云熹孤陋如昨近得伯宗過此講論踰月甚覺有益所恨不得就正於高明耳　又書云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静中體認大本未發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

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辜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巾也脫然之語乃先生稱道之過今日猶如掛鉤之魚當時寧有是耶然學者一時偶有所見其初皆自悅懌以為真有所自得矣及其久也漸次昏暗淡泊又久則遂泯滅而頑然如初無所睹此無他其所見者非卓然真見道體之全特以聞見揣度而知故耳竊意當時日聞至言觀至行必有不知所以然者汩失其依歸而又加以歲月之久汩沒浸漬今則几

然為庸人矣此亦無足怪者因下問之及不覺悵然未
知終何所止也　又書云體驗操存雖不敢廢然竟無
脫然自得處但比之舊日則亦有間矣所患絕無朋友
之助終日凡然猛省提掇僅免憒憒而已一小懈則復
惘然此正天理人欲消長之機不敢不著力不審別來
高明所進復如何向來所疑已氷釋否若果見得分明
則天性人心未發已發渾然一致更無別物由是克己
居敬以終其業則日用之間亦無適而非此事矣中庸

之書要當以是為主而諸君子訓義於此鮮無遺恨比來讀之亦覺其有可疑者雖子程子之言其門人所記録亦不能無失葢記者之誤不可不審所取也　又書云昔聞之師以為當於未發已發之機黙識而心契焉然後文義事理觸類可通莫非此理之所出不待區區求之於章句訓詁之間也何雖聞之而莫測其所謂由今觀之知其為切要至當之說而竟未能一蹴而至其域也伯崇近過此得兩夕之款所論益精密可喜其進

未可量也俱丙戌

答張敬夫書云人自有生即有知識事物交來應接不暇其間初無頃刻停息舉世皆然也然聖賢之言則有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夫豈以日用流行者為已發而指夫暫而休息不與物接之際為未發耶嘗試以此求之則泯然無覺之中邪暗鬱塞似非虛明應物之體而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更為已發而非寂然之謂葢愈求而愈不可見於是退而驗之於日用之間

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葢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夫豈别有一境拘於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然則天理本真隨處發見不少停息者其體用固如是而豈物欲之私所能壅遏而梏亡之哉故雖汨於物欲流蕩之中而其良心萌蘖亦未嘗不因事而發見學者於此致察而操存之則庶其可以貫乎大本達道之全體而復其初

矣　又書云前書所指正恐未得端的茲辱誨諭乃知尚有認為兩物之弊當時乍見此理言之惟恐不親切故有指東畫西張皇走作之態自今觀之只一念間已具此體用發者方往而未發者方來了無間斷隅截處夫豈別有物可指而名之哉龜山所謂學者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以心驗之則中之體自見亦未為盡善大抵此事渾然無分段時節先後之可言今著一時字際字便是病痛熟玩中庸只消著一未字便是活處此豈

有一息停住時耶只是來得無窮便常有箇未發底耳若無此物則天命有已時生物有盡處氣化斷絕有古無今久矣此所謂天下之大本若不真的見得亦無揣摸處也二書俱丙戌又書云日前所見累書所陳者大抵只是儱侗地見得箇大本達道底影象便執認以為是了却於致中和一句不曾入思議所以累蒙教告以求仁之為急而自覺殊無立脚下工夫處葢只見箇箇直截根源傾湫倒海氣象日間但覺為大化所驅如在洪濤

巨浪之中不容少頃停泊蓋其所見一向如是以故應事接物處但覺粗厲勇果增倍於前而寬裕雍容之風略無毫髮雖竊病之而不知其所自来也而今而後乃知浩浩大化之中一家自有一箇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覺處所以立大本行達道之樞要所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者乃在於此而前此方往方来之説正是手忙足亂無著身處道爾求遠乃至於是亦可笑矣 又書云蓋通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物流行發用

無間容息據其已發者而指其未發則已發者人心而未發者皆其性也亦無一物而不備矣夫豈别有一物拘於一時限於一處而名之哉即夫日用之間渾然全體如川流之不息天運之不窮耳此所以體用精粗動静本末洞然無一毫之間而鳶飛魚躍觸處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必有事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從前是做多少安排没頓著處今覺得如水到船浮解維正柂而沿洄上下惟意所適矣豈不易哉始

信明道所謂未嘗致纖毫之力者真不浪語而此一段事程門惟上蔡謝公所見透徹無隅礙處自餘雖不敢妄有指議然味其言亦可見矣

按答張敬夫四書皆在丙戌考答何叔京書未發已發渾然一致更無别物與此數書意同何書在丙戌四書言范伯宗過建陽何書亦及之則在丙戌無疑又述伯崇年老凡抽關啓鍵則自朱子所獨見非至長沙後與南軒共議之也向以為戊子誤范伯崇以丙戌夏秋

問過建陽見與許順之書何書所云則丙戌冬再至也書未及雜學辨跋此最明證

答羅參議書云欽夫時收安問警益甚多大抵衡山之學只就日用處操存辨察本末一致尤易見功近乃覺知如此非面未易究也　又書云塊坐窮山絕無師友之助惟時得欽夫書問往來講究此道近方覺有脫然處潛味之久益覺日前所聞於西林而未之契者皆不我欺矣幸甚幸甚元來此事與禪家十分相似爭毫末耳然此毫末却甚占地位今學者既不知禪而禪者又

不知學互相排擊絶不㓚著痛處亦可笑耳參議卒於戊子四月

此二書在丙戌

答何叔京書云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記其言云何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於良心發見處即渺渺茫茫無下手處也所謂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熹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箇安穩處却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

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曷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耶欽夫之學所以超脱自在不為言句所桎梏亦為合下入處親切也

又書云博觀之弊誠不自揆乃蒙見是何幸如此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為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有省發處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為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處當作方有下工夫處乃知目前自誑誑

人之罪不可勝贖也此與守書册泥言語全無交涉幸於日用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俱丙子

答石子重書云持敬之說深契鄙懷只如大學次序亦須如此看始得非格物致知全不用誠意正心及其誠意正心却都不用致知格物但下學處須是密察見得後便泰然行將去此有終始之異耳其實始終是箇敬字但敬中須有體察工夫方能行著習察不然兀然持敬又無進步處也觀夫子答門人為仁之問不同然大

要以敬為入門處正要就日用純熟處議得便無走作非如今之學者前後自為兩段行解各不相資也近方見此意思亦患未得打成一片耳大化之中自有安宅此立語固有病然當時之意氣却是要見得自家主宰處所謂大化須就此識得然後鳶飛魚躍觸處洞然若但泛然指天指地說箇大化便是安宅安宅便是大化却恐顢頇儱侗非聖門求仁之學也戊子

按大化之中自有安宅此前答南軒書中語而言當

時之意可見與此書非一時矣前四書之在丙戌前而非戊子此其確證也

答程允夫書云去冬居湖湘講論之益不少然此事須是自做工夫於日用間行住坐卧自有見處然後從此操存以至於極方為己物敬夫所作艮齋銘便是做工夫底節次近日相與考証古聖所傳門廷建立此箇宗指相與守之 戊子

與曾裘父書云敬夫為元履作齋銘曾見之否漫納云

其言雖約然大學終始之義具焉恐可寘左右也戊子

答林擇之書云中和二字皆道之體用以人言之則未發已發之謂但不能慎獨則雖事物未至固已紛綸膠擾無復未發之時既無以致夫所謂中而其發必乖又無以致夫所謂和惟其戒慎恐懼不敢須臾離然後中和可致而大本達道乃在我矣此道也二先生葢詳言之而龜山所謂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已發之際能得所謂和此語為近之然未免有病嘗聞李先生論此㝡

詳後来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為人深切然
恨已不能盡記其曲折矣如云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
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也又如先言慎獨然
後及中和此意亦嘗言之但當時既不領畧後来又不
深思遂成蹉過辜負此翁耳　又書云古人只從幼子
常視無誑以上灑掃應對進退之間便是做涵養底工
夫此豈待先識端倪而後加涵養哉但從此涵養中漸
漸體出這端倪来則一一便為已物又只如平常地涵

養將去自然純熟今曰即日所學便當察此端倪而加涵養之功似非古人為學之序也葢義理人心之固有苟得其養而無物欲之昏則自然發見明著不待别求格物致知亦因其明而明之耳今乃謂不先察識端倪則涵養箇甚底不亦太急迫乎敬字通貫動静但未發時則渾然是敬之體非是知其未發方下敬底工夫也既發則隨時省察而敬之用行焉然非體素立則其用亦無自而施也故敬義非兩截事必有事而勿正心勿

忘勿助長也則此心卓然貫通動靜敬立義行無適而非天理之正矣（此兩書當在己丑）

附文集注　舊嘗聞李先生論此甚詳後來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為人深切然已不能盡其曲折矣按中和舊說序自李先生發求未發之旨而未達乃往講之南軒亦未有省後乃悟夫已發未發渾然一致及丁亥過潭州卒從南軒受胡公之學南軒益深以延平默坐澄心為非（見語錄廖子晦問語）則於求中未

發之旨則又仍從延平之說但延平不言已發而朱子則通言之故曰即其已言而所未言者從可知也後十餘年至甲辰與呂士瞻書乃有疑於延平求中之說而謂當以程子之言為正至戊申與方賓王書則斷然言之此其前後異同之際見於書問可考者如此

從涵養中漸漸體出這端倪來陳湛之靜中養出端倪則近之矣茍得其養而無物欲之昏則自然發見

明著不待別求陽明之致良知亦類是也此皆朱子未定之論後來所不用者乃知後人之創為異說其實則拾前人之所棄以自珍爾

答林擇之書云伊川論中真靜二字謂之就常體形容是也然靜字乃指未感本然言蓋人生之初未感於物一性之真湛然而已豈非常體本然未嘗不靜乎唯感於物是以有動然所感既息則未有不復其常者故熹嘗以為靜者性之貞也不審明者以為何如主靜二字

乃言聖人之事蓋承上文定之以中正仁義而言以明四者之中又自有賔主爾觀此則學者用工固自有序必須先有箇立脚處方可省察就此進步非謂動處全然不用力但須如此方可用得力爾前此所論敬義即此理也己丑

此與答南軒以靜為本書意同

又答林擇之書云近得南軒書諸說皆相然諾但先察識後涵養之論執之尚堅未發已發條理亦未甚明蓋

乍易舊説猶待就所安耳敬以直内為初學之急務誠如所諭此事統體操存不作兩段日用便覺得力甞驗之否　又書云大抵心體通有無該動静故工夫亦通有無該動静方無透漏若必待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則工夫之所不至多矣唯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其發處中節者多不中節者少體察之際亦甚明審易為著力與異時無本可據之説不侔矣二書己丑　又書云熹哀苦之餘無他外誘日用之間痛自斂飭乃知敬字之功親

切要妙如此而前日不知於此用力徒以口耳浪廢光陰人欲横流天理幾滅今而思之怛然震慄益不知所以措其躬也庚寅

答吕伯恭書云熹舊讀程子之書有年矣而不得其要比因講究中庸首章之指乃知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者兩言雖約其實入德之門無踰於此方竊洗心以事斯語而未有得也不敢自外輒以為獻庚寅

答劉子澄書云程夫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此二言者體用本末無不該備試用一日日疑作月之功當得其趣夫涵養之功非他人所得與在賢者加之意而已若致知之事則正須友朋講學之助庶有發明

附文集注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在庚寅已以答東萊書考之當是同時亦庚寅也

提掇此二語後來終身守之此在與南軒論已發未發後

答陳師德書云程夫子之言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

致知此二言者實學者立身進步之要而二者之功亦未嘗不交相發也然夫子教人持敬不過以整衣冠齊容貌為先而所謂致知者又不過以整衣冠事物之間求其理之所在而已非如近世詭誕怪譎不近人情之說也抑讀書之法要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乎句讀文義之間而體驗於操存踐履之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意味不然則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庚寅後

與師德書不詳何時師德卒於甲午其在甲午前無疑也朱子後來舉此二語最多以此書與庚寅不遠故附載之

答張敬夫書云來諭謂已發之後中何嘗不在裏面此非文意葢既言未發時在中則是對已發時在外矣但發而中節則即此在中之理發形於外如所謂即事即物無不有箇恰好底道理是也一不中節則在中之理雖曰天命之秉彛而當此之時亦且漂蕩淪胥而不

知其所存矣但能反之則又未嘗不在於此程子所以謂以道言之則無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事而中也所以又謂善觀者却於已發之時觀之也若謂已發之後中又只在裏面則又似向來所說以未發之中自爲一物與已發者不相涉入而已發之際常挾此物以自隨也然此義又有更要子細處葢此心廓然初豈有内外之限但以未發已發分言則須如此亦若操存出入之云耳更乞詳之辛卯

按朱子自延平末後求未發之旨而有所未契甲申送
魏公柩與南軒相遇自是乙酉丙戌書問往來大抵
皆講未發之旨而兩家文集不甚分明及考人自有
生二書皆在丙戌後二書亦同時向以為在戊子非
是中和舊說序所云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則往
從而問焉蓋指甲申以後言之非指丁亥至潭州也
丙戌四書朱子所自悟如此而又合之延平之說南
軒尚有認為兩物之疑及至潭州與語不合蓋南軒

以延平默坐澄心體認天理為非是見廖子晦問語其於求中亦必以為不然答朱子書亦有才尋中便不是了之語至於未發已發之說無可考其後朱子卒從南軒受胡氏之學先察識後涵養見於與程允夫石子重何叔京諸書確然可考迨己丑春悟未發已發之㫖始以先察識為非而獨重涵養大指謂涵養未發則已發中節者多不中節者少仍守延平之說也庚寅與林擇之書專言敬字之功親切要妙而與東萊舉程子涵養須用

敬進學則在致知兩言為入德之門為學宗指葢定於此朱子有言此等向上地位吾人至此甚逺豈可以一一窺測況朱子用工次第豈後人所敢擬議今姑採諸書而為考其始末如此後之學者得以覽觀焉

人自有生四書舊考以為戊子今據與叔京書未發已發渾然一致更無别物略與此四書同而叔京書則丙戌也又中和舊說序聞張欽夫書得衡山胡氏學往從而問焉向以為指往潭州以答羅參議書考

之則指甲申後書問往來而非指潭州之行葢參議遠在西蜀卒於戊子之夏而其兩書一言胡氏之學一言近有脫然處信所聞於西林者不我欺與此四書相合自在丁亥前又序所云雖以程子之言直以為少作失傳而不之信語亦見與叔京書中尤為確証葢朱子此時以已發未發為一而南軒與言察識不言未發亦略相同故朱子詩云始知太極藴要妙難具論謂有寧有迹謂無復何存惟應酬酢處特達

見本根蓋皆以未發為太極也洪本年譜以朱子與南軒相契者太極之旨而未發之旨則未相契此蓋臆說或後人所增入非果齋元本也此時朱子從胡氏之說以察識為下手工夫而不言求中未發則與延平異說及已丑悟已發未發之分而知先事察識之非於涵養有特重焉則猶守延平之指已丑答南軒書言敬字通貫動靜而以靜為本答林擇之書須先有箇立脚處方可省察非謂動處全不用力但須如此方可用得力爾皆一意也至庚寅與擇之書始專

言敬字工夫親切要妙而謂前日不知於此用力與東萊書舉程子涵養須用敬兩語為入德之要則已不盡從之平之說矣

包揚録云李先生時說學已有許多意思只為說敬字不分明所以許多時無捉摸處揚録在庚寅揚録多可疑然此條必有所自此亦可證至甲辰答吕士瞻書方疑求中之非戊申答方賔王書則斷然言之而語録揚仲思葉味道陳安卿沈莊仲所録亦自分明大學或問言

敬為聖學始終之要中庸或問力辨呂氏求中之非則其前後異同之論亦大槩可覩矣

中和舊說四書皆在丙戌兩先生所見正同至潭州後亦無異論朱子詩云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南軒云超然會太極眼底無全牛葢皆以未發為太極即丙戌四書之意也范念德言兩先生論中和三日夜而不能合考潭州諸詩戊子諸書皆無明據惟廖子晦録南軒以延平黙坐澄心體認天理為非而南軒

後來書亦有只如此涵養才於此尋中便不是了則南軒固以默坐求中為非是故向意其不合者在此而朱子卒從南軒先察識後涵養之說戊子諸儒可考與延平異其與林擇之書後此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葢指此至己丑悟已發未發之分亟以書報欽夫及嘗同為此論者則在潭州與南軒同為此論益明白矣是時朱子仍守延平未發之說而南軒雖印可未發已發之旨而先察識後涵養執之尚堅後又卒從朱

其時不可詳考大約未久而論定也諸書所載俱未及此曲折而余前所叙亦未明了故附論之以俟後人之訂正焉

觀列子偶書云向所謂未發者即列子所謂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爾豈子思中庸之旨哉丙申臘日因讀列子書又觀其言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者即佛書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之所由出也他若此

類甚多聊記其一二於此可見剽掠之端云

按朱子嘗言佛書皆剽掠莊列之言以佐其説與此跋同今自言舊未發説同於列子則毫釐之間與禪有近似者薛書馳心空妙之域葢指此類此時已深闢禪又未識象山學鄙通辨謂其與禪陸合殊不其然而或又謂馳心空妙統指佛學則亦誤也

答薛書合近求近處下窺高而中和舊説序亦云忽近務遠厭常喜新語正相合初不言其有南北異轍

東西分途之惑也與羅參議書吾學與禪為極相似
所爭只在毫末此於毫末之間尚有未盡察者故於
丙申復發之由是推之則通辨所云亦畧有彷彿特
其斷然以為與禪陸合為非是而云不專指佛學則
朱子之意元不指佛學也
按與張欽夫第一書云學者於此致察而操存之此
與後來先察識後涵養之論畧有不同葢以延平之
指與已所見合為一說故曰向所聞於西林而未之

契者皆不我欺矣又曰知其為切要至當之言而竟未能一蹴而至其域也皆主延平及至潭州與南軒語卒從南軒先察識後涵養之説則與延平異矣故戊子諸書絶不及延平而已丑悟後始復及之近氏以致察操存句為據而謂此數書皆在戊子恐學者有疑於此故附論之於此而操存之察字却輕即延平所云默識而心契也操存却重即此便是涵養工夫所謂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此以已所見合之

延平之指故云向所聞於西林而未之契者皆不我欺矣又云未能一蹴而至其域也皆是一意至湖南後從南軒先察識後涵養之說則察識字重而涵養反輕所云欽夫一切皆於閙處承當又云南軒無前一截工夫葢指此也又曰後來所見不同葢與延平之指少異若以致察句爲察識端倪與湖南所見恐未然也

附與呂士瞻書方賔王書

延平行狀云初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葢一人而已先生既從之學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為何如而求所謂中者葢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有在於是也又云其接後學答問窮日夜不倦隨人深淺誘之各不同而要以反身自得而可以入於聖賢之域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之用力於

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得力處耳又云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氷解凍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此者恐皆未足道也又云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字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恍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為玩物喪志者幾希以故未嘗為講解文書然其辨析精微毫釐畢察嘗語問者曰講學

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緊以理一而不察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其開端示人大要類此

答呂士瞻書云南軒辨呂與叔中庸其間病多後本已為刪去矣但程先生云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此語切當不可移易李先生當日用功未知於此二句為何如後學未敢輕議但今只當以程先生之言為正則欽夫之說亦未為非但其意一切

要於鬧處承當更無程子涵養之意則又自爲大病耳

渠後來此意亦改晚年說話儘不干事也甲辰

答方賓王書云延平行狀中語乃是當日所聞其用功

之次第今以聖賢之言進脩之實驗之恐亦自是其一

時入處未免更有商量也戊申

道夫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

中未發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爲此意不唯於進學有力

兼亦是養心之要而遺書有云既思則是已發昔嘗疑

其與前代𥡴細思亦自緊要不可以不考直卿曰此問亦甚切但程先生剖晰毫釐體用明白羅先生探索本原洞見道理二者皆有大功於世善觀之則亦並行而不相悖矣況羅先生於静坐時觀之乃其思慮未萌虚靈不昧自有以見其氣象則初未害於未發蘇季明以求字為問則非思慮不可此伊川所以力辨其差也曰雖是如此分觧羅先生説終恐做病如明道亦説静坐可以為學謝上蔡亦言多著静不妨此説終是小偏才

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至小處亦有道理便以道理處之不可專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說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偯地正而不偏若以世之大段紛擾人觀若令靜得固好若講學則不可有毫之偏也如天雄附子冷底人喫也好如要通天下喫便不好楊道夫錄

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

樂之前氣象為何如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説若不相似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静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箇覺處不比别人今終日危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如此便是坐禪入定葉賀孫録

問延平欲於未發之前觀其氣象此與揚氏體驗於未發者異同如何曰這箇亦有些病那體驗字是有箇思量了便是已發若觀時恁著意看便也是已發陳淳録

或問延平先生何故驗於喜怒哀樂之前而求所謂中者只是要見氣象或曰持守良久亦可見未發氣象延平即是此意若一向這裏又差從釋氏去陳淳錄

或問近見廖子晦言今年見先生問延平先生靜坐之說先生頗不以為然不知如何曰這事難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若是討靜坐以省事則不可沈僴錄

問擇之云先生作延平行狀言默坐澄心觀四春未發

已前氣象此語如何曰先生亦自說有病後復以問先生云學者不須如此廖德明錄

朱子從學延平受求中未發之旨延平既沒求其說而不得乃自悟夫未發已發渾然一致而於求中之說未有所擬議也後至潭州從南軒張氏之學先察識後涵養則與延平之說不同己丑悟已發未發之分則又以先察識後涵養為非而仍守延平之說至庚寅拈出程子涵養須用敬兩語已不主延平甲辰

與吕書乃明延平之説爲有偏戊申答方書亦再言之而楊葉陳廖沈諸録皆確然可考自永樂性理大全略載數語混而不明而後來之論無及此者學蔀通辨云朱子初年答何叔京書李先生教人大抵全於静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朱子作延平行狀亦深取此説後來乃以爲不然又云朱子早年亦主此説以爲入道指訣晚年見道分明始以爲不然其説

頗詳雖有未盡其曲折者而其見則卓矣正學考

專主延平故於此置而不論年譜正譌蓋用余說

而不及通辨則亦考之未詳也

白田雜著卷七

白田雜著卷八

寶應王懋竑撰

題陽明先生立志說

右陽明先生立志說卷末自志弘治甲子四月八日先生是年三十有二矣文集注云乙亥作葢編集者未嘗見此本而據其槀以意定之故不合按年譜先生以壬戌予告歸越甲子秋應聘主山東試四月間尚家居故

為弟書此卷是時弟子初進於師嚴道尊之云數數致意焉至乙亥則官南都弟子從者常數百人且自甲戌以後專以致良知為訓而卷中略不及此則集之誤無疑也陽明先生之學其所造之微非後學所能窺較然誦其書考其行事則亦可得其大槩高忠憲公曰文成之學蓋有所從来其初從鐵柱宫道士得養生之說又聞地藏洞異人之言後歸陽明洞習靜導引自謂有前知之異及謫龍場萬里孤遊絶山絶境靜專澄黙

功倍尋常一日恍若有悟此自得力於二氏與儒宗無與也竊謂此當爲定論是說之作在其未有深得時故所言大較依傍程朱而端倪呈露亦已別建綱宗學者於此可以考其異同離合之故而集之所傳歲月前後或未必盡得其眞也戊寅九月紫淵先生出此卷共觀於梁溪舟中卷故卷藏梁鵝林先生家今屬之喬氏云後學王懋竑敬記

書危太僕集後

右危太僕先生說學齋集兩帙賦三贊二銘二頌三記五十有一序七十有六共一百三十八首如議論雜著如書如誌銘之類皆無之蓋軼其半矣此本出歸熙甫後後有熙甫跋然跋言一百三十六首其數不合豈傳寫之誤也今年八月余於蔣編修蜀瞻所見奉天參領德明介夫語及是集介夫曰余家有之但不全耳蜀瞻因借鈔以來而屬余正其原本訛誤甚多以文勢義理訂其可知者疑則闕焉余邅迴於事在匆冗忙

迫之中不能詳也蜀瞻又言李庶子巨來亦有是集卷帙稍增當借錄以補其未備熙甫别有訪求危太僕集詩一首蜀瞻並掇取以附其後太僕在黄柳之後傑出冠時至正間聲望甚重入明以謫死集遂散軼不大傳其文演迤澄泓視之若平易而實不可幾及非熙甫莫知其深也後之學者覽熙甫之跋與詩可以識其槩矣蜀瞻篤學嗜古訪求前人文集不啻若飢渴而介夫家多異香秘書可傳鈔擬與蜀瞻至其家盡發其藏覩之

尚未暇也姑誌於此云戊戌十月書

跋歸震川史記

往余客梁溪於武陵胡元方所見歸太僕點次史記元方言紅筆不可據黄筆則原本也余閲之紅筆多泛濫黄筆每篇僅一兩圈元方語要為可信是時未攜史記本子故未及抄後得山陽戴西洮刻太僕史記例意甚愛之深以前者不及抄為恨今年來京師吏從桐城張叠來借閲紅筆與胡本畧相似而黄筆乃大異耳且顯

然多謬誤殆不可解元方今在夔州其書不知何所無以參考張本又有青筆墨筆亦例意所有而皆漫無統紀疑必非太僕原本也太僕文集其後人删改至見夢於坊人翁某今雖更刻亦未盡得其真況乎點次本子獨存其家豈無所增損改易且流傳既久其舛錯遺漏又不知幾何而欲因是以求太僕之意則已難矣余既以前不及抄爲恨故亦依張本録之而紅筆青筆墨筆則槩不復及以俟他日得胡本質焉聞長洲汪武曹先

生家有本乃諸本之所自出前往借未獲而常熟張君漢瞻精於太僕之學者也暇日當更往問之

此余戊戌歲在京師所跋也後家居又得常熟震川舊刻本其族孫泓跋語言震川翁好言史記生平所讀至數十本往往不同各有指意則似點次本子原有不同者然跋又言史記藏於邑人今聞已失是又似無二本而跋者亦未及見乃傳聞語耳跋又言震川選韓柳文有刻本為俗人攙改非復原書以此推

之則史記本子縱有流傳亦非復其真矣堯峯汪鈍翁好言震川曩聞其家有震川點次史記本問之其次子穀詒穀詒非能讀父書者但漫應之曰有武曹本既秘之而漢贍語亦不詳不能質其有無也或言武曹本為諸本之所自出而本之堯峯家此亦無所據元方本已亡去不可得矣丁巳夏五月再校張本史記而并著常熟跋語於後後之人可以考其得失焉

書項氏玩辭後

平甫項氏玩辭十六卷項氏以玩辭名其書葢明與朱子背違而自言以所得於易傳者述為此書其文不與易傳合而本末條貫無一不本於易傳今考其實不然於義理絶無所發明而繳繞於文辭之間牽合附會破碎穿鑿於程傳無毫髮之似項氏嘗與朱子及象山先生往還象山譏其喜文辭好議論葢所不許而朱子詆斥不遺餘力其末後一書有云將此草本立一切法横

說豎說誑嚇後生益雖未見玩辭之書而已預有以斷之矣貴與道園文章博學之士於經義甚疏故皆未之深考而漫有所稱道至直齋陳氏謂其補程傳所未足徐氏又謂於本義多所發明尤似夢囈之語其於項氏之書並未嘗一讀也朱子之學益不及一再傳而已非其舊故是書盛行於宋季而莫有能辨之旨臨川吳氏作纂言多有取於項說益其牽合附會穿鑿破碎適有相類以之啓導後學愈淆亂矣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

述焉余懼今之人必有以為與傳義相輔而行且又以為出於傳義之上者此不可以不辯也乃備為之書其後

記朱子年譜正譌後

武進鄒君琢其雍正己酉以御史謫居吾邑與吾友湘濤遊相好也琢其以文名而湘濤講於朱子之學勸令讀朱子書時與共講逾年始與余相晤余時方考訂朱子文集語類因亦共講之每聚談輒移晷余偶有所見

必以相商榷所謂倒廩傾囷羅列而進者琢其但唯唯

而已絕不辨其是否也既而湘濤卒琢其從余索文集

注觀之余辭以此未成書考訂歲月尚多訛誤所附議

論亦有疏略不可以示琢其再三索觀余乃抄諸箋帖

稾與之而屬其為余訂正琢其廣為援引前後較勘訂

正其訛誤者十之三四大抵皆在歲月先後而於所附

議論仍不置一語次第校閱僅及八十餘卷而琢其以

期滿歸矣余覆閱之服其訂正之精審不可移易而惜

其尚多澗畧又於議論處自有改易而琢其已歸無與共語未嘗不悵然也戊午秋琢其自金陵貽余朱子年譜正訛一冊副以手書其書大槩言舊譜多訛所當是正而所附論學諸語亦以文集語録類叙可見古人為學次第不煩論釋至所用兩先生語皆向日所聞歸輒記之近不復憶其為何人語亦槩叙入非掠美也其譜例因舊譜間有改正其所附論諸書次第規模用湘濤正學考而其議論雜用余說其大指以正學考収載太繁語釋太冗僅刪取其什一而所增入幾半之其論朱子未嘗始同於陸答江許書之不在庚寅答薛書之不專指佛學指示本體非止晚年而晚年亦不可專指本體皆湘濤說也具據江書學禪止在早年年不可執

己丑一悟為定潭州之會南軒以延平默坐澄心為非詠呂方書朱子於延平前後畧有異同答劉秀章書非另有不言不語工夫答廖子晦書為晚年定論則余說也至於小小考訂如陳俊卿之為陳康伯和鵝湖詩之在鉛山詩集傳序後來所不用宋史以家禮易古今家祭禮之謬亦皆從余說而家禮非朱子書乃余所獨創與勉齋北溪相違異心竊不安而琢其亦斷從之削去家禮成一條昔范淳夫唐鑑多用伊川議論伊川語人曰不意淳夫乃能相信如此余萬萬不敢望伊川而琢其之相信則類淳夫矣顧其

言僅據洪本與新閩本而李本則未之見李果齋原本不可見今行世者有李洪閩三本李為陽明後人多所刪改洪本畧有增入而無能是正閩本尤為疏畧故無以考其異同又據文集語録增入者多而與舊譜混而不分其所發明自得者亦多而以他人之說雜之不可識別所增入者閒不言其所據詳畧亦無定例頗非著書之體余竊其書採摭廣博辨正精詳而所附論學諸語亦簡要分明可見古人為學大畧皆舊譜之所不及其傳於後無疑但猶有未盡合者故為一一條疏之俾後

人知其用思之密用力之深而其所自得者曉然特出而不為衆說之所亂至有一二可疑者亦間注於下以俟他日與琢其相見共商之而余别有年譜考異一書琢其蓋未之見亦俟他日與琢其相删訂庶可成書然自寄書後已二載莫知音問道里隅濶而余又老且病矣相見之期未可以定姑記其說於此云乾隆庚申十月白田王懋竑

題四書或問小注前

往者康熙壬申癸酉間余應試泰州於書坊中見朱子或問小注一書其序文以為朱子所自作余一笑而置之其謬妄葢不足辨自後書坊中亦不復見也壬寅余為安慶教授時鄭魚門先生督學江南先生余教習師也未至安慶先遣使以書四部貽余命分各學中余發視之即前所見或問小注本為之大駭乃作書力言其謬妄不可流傳更遣使以往比至而先生已遷湖北布政司以去遂不及達會余奉詔至京師乃載書以歸比余

至京屢四月而遭憂又重以病倉卒擾擾不復與先生相聞越四五載余罷官家居先生亦罷湖北巡撫留楚中使來視余乃更具書并前書致之未幾先生令嗣長公來過時書已多散失僅存二百餘部將以歸之長公曰家尊得君書深悔為湯景范所誤家尚有千百本已閉不復出此無所用留君處可也其後朋友間時來取數本去而坊人亦有以殘書來易者余間一視之其書乃老學究所纂緝盍自朱子文集語類四書大全及

蒙引存疑淺說達說說統翼注以及近時諸家之說皆嘗徧覽其刪併文集語類較輯釋大全為稍勝而於諸家之說頗能辨其得失特其自以刪改文集語類心有所不安遂偽撰序文與門人書託於朱子所自作以為可免於大不韙之罪而不知作偽之罪更有甚焉至其謬誤已不待辨而明也魚門先生督學江南時合上下兩江十四府四州之士而考試之日力有不暇給其於是書盡用湯友信景范之說而不及詳考凡所作序及諸

附論皆湯為之非先生筆也余念此二百部者既不可焚棄而又比於近時坊刻諸講章為少詳備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因而出之而附其說如此亦使知此書之刻非先生之意後悔之而不及改庶流傳之後不以為先生累也丁巳九月寶應王懋竑書

書名文前選後

安溪名文前選共三百八十一篇而守溪文一百二十二篇今以坊刻全稿考之已刻者三十一篇未刻者二

十五篇其題同而文異者已刻二篇未刻五篇及其餘五十九篇皆稿中所無有不能質其所自來也稿有楊彝子常序歷舉已刻諸集而未言家藏稿二百四十首不知合已刻未刻言之耶抑專以未刻言之也坊刻已刻稿一百三十九篇又程墨十二篇未刻一百二十四篇以楊序考之其數皆不合余家舊有周介生會元文選其中守溪文二十六篇有未刻稿二篇又有如有王者一作并稿中所無有此不可曉坊刻刻於順治乙未

雖託於楊維斗而非其親授則其遺漏舛錯自不能免
而謂六十餘篇之盡在所刪亦恐有未然也守溪程墨
具在即世所傳誦如文獻不足二句奔而殿二句君娶
於吳二句愛之能勿勞乎二句齊景公二段邦君之妻
一節三黜二句太師摯適齊一章見賢焉二句由湯至
於武丁三句五就湯三句十餘篇皆㻶㻶質有其文非
專以枯槁寥寂直寫注語為高也楊子常謂刻稿進於
稿墨未刻進於刻稿此自通人之蔽至於今所增六十

篇其枯槁寥寂直寫注語與未刻槁相似而考其氣體亦復不類或謂未刻槁維斗南常屢本此未必然若今之所增則固不能無疑於或者之言也安溪論文以守溪為宗蓋與王李之言漢魏無以異使守溪而在今白其持論必不若此况其所云守溪又非盡守溪之真也其論題名遵朱子而與朱子悖者十之五六世之人既不能盡辨而以其名高可憑藉又其為説便於空疎不學之人故靡然而從之大抵坐困文人心思於腐爛無

用之地而於經義之指愈以流失至於胡學使之江南試卷而弊斯極矣余之力非能與安溪爭者姑記其說於此後之君子其必有取於余言焉爾

亡友喬松華家有文定文待選本往嘗借觀昨於其令嗣處借得目録兩冊文定選守溪四十二篇其三十五篇在已刻稿三篇在未刻稿四篇稿缺文待選十四篇其六篇在已刻稿二篇在未刻稿六篇稿缺東陽選本世所盛行刻稿者并未之見其非維斗子

常所定本無疑而遺漏舛訛固已多矣周選如有王者一作見於文待中其他畧無所見文定四十二篇李選十五篇文待十四篇李選三篇具去取與前輩異如此可以證余前言之非謬而猶以未見求仲君常諸選本當更考而訂之要之此六十餘篇即果出於守溪之手亦枵然無足采者直當以為覆瓿之具其真贋固不必深辨也

論古人不以歲陽歲名紀歲

日知錄謂古人不以甲子紀歲但以紀日歲則自閼逢

至昭陽十名爲歳陽攝提格至赤奮若十二名爲歳名自漢以前初不假借余考其説有不然者按書詩春秋傳國語戰國策其紀年雖不以甲子而亦無有以閼逢攝提格爲歳名者惟吕氏春秋有歳在涒灘賈誼鵩賦有單閼之歳之語疑出於戰國時星家别爲之名故史記歴書以是紀年而他紀傳則略無所見甲子歴日篇與天官書亦有不同而漢志所書亦小異則爾雅所云已不盡可據况爾雅博士立於王莽時王莽寖爲慕

古而其下書云癸酉云庚辰云辛巳不以歲陽歲名則可知古之不以歲陽歲名紀歲也索隱謂爾雅近代之作故與史漢志有不同者則不知古人紀歲從爾雅所云乎抑從史漢志乎爾雅亦有月陽月名史歷書歲名閼逢攝提格月名畢聚固一例也可謂古人以月陽月名紀月乎古人簡質紀年但以一二數而不及甲子且爾雅云太歲在甲曰閼逢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則是先有甲子乙丑而後別為之名不知古人何以支贅若此

乎以顏氏之博學而所引據止呂氏春秋賈誼賦及許
叔重說文後叙亦可知前之一無所據矣又黃帝素問
亦戰國之書其論運氣則以甲子紀年不以歲陽歲名
益不可以一二數故變而從甲子則固不始於王莽也
而謂古人必以歲陽歲名紀年豈其然乎
周禮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
十八宿之位辨其序事以會天位按十有二歲者以歲
星言自星紀至析木十二次一歲移一次十二歲而一

周天也十有二月者以斗杓所建言自子丑至戌亥一月指一辰一歲而一周天也十有二辰者以日月所會之次言亦自星紀至析木一歲而一周天也十日者以甲乙丙丁等言以陽統陰故不言十二子與六律同例十日而一周也二十八宿以星言分之為四則蒼龍等四方分之為十二則與日月所會皆右轉斗杓所建十日二十八宿則皆左轉事謂各有其事如歲星則十二歲斗杓所指則十二月十二次則日月所會十日以紀

日二十八宿分度皆其事也總之各有其位雖有左轉右轉十二歲一歲周天之別而其位無不合故曰以會天位此以臆見解釋稍似明白更候精於禮者問之

鄭注歲謂太歲不以歲星言又謂歲星與日同次之月又引斗所建之辰又謂今歷太歲非此太歲賈疏隨文解義愚之未得其說更俟精於禮者問之

論傷寒六書

昔漢張仲景著傷寒論為醫學之祖然其言專為冬時

正傷寒而設其於春温夏熱之異内傷外感之辨未之及也劉河間出而發明温暑之不可與傷寒同治李東垣出而發明内傷之症與外感相似而絶不同至朱丹溪更發明西北方多正傷寒東南方少正傷寒而治法迥别其論並以精晰矣仲景之言與論難解其藥劑與今全不同唐宋以來多通其意師其法而不盡用其方迨明陶節菴始以己意變亂古制其論率多淺易行於世俗雖其言為即病之傷寒設而温暑兩症語焉弗詳

至內傷則畧不之及於是翕然遵用其書凡諸雜症槩以傷寒治之而殺人不可勝數矣夫桂枝麻黄兩湯之不可輕用人人知之矣承氣白虎孰非為即病之傷寒設而可一槩用之乎仲景於傷寒之自陽經傳入陰經與直中陰經其治法較然有辨則温暑之治裏亦一不同陶氏每謂諸症解表不同而治裏則同豈其然乎自仲景以來二千餘年矣古今風氣異宜方所各别而謂承氣白虎可一槩用之此必不然之論也陶氏亦以六

乙順氣湯代三承氣湯仲景之指盡失又輒用三黃石膏湯三黃巨勝湯視白虎且十倍過之雖有回陽返本湯回陽救急湯再造湯附於其中而亦雜以大黃黃連石膏加焉其大指主於寒凉攻下絕不為謹護元氣之計金壇王氏謂其聾瞽來學為仲景之罪人非過論也

李東垣曰內傷者極多外感者間有之又曰初非傷寒以調治差誤變而似正傷寒之症乃藥之罪也朱丹溪曰傷寒內傷者十之八九總以補元氣為主又曰凡症

與傷寒相類者極多皆雜症也初有感冒等症不可便認作傷寒妄治西北二方極寒肅殺之地故外感極多東南二方溫和之地外傷極少雜病亦有六經所見之症故世俗混而難别觀李朱二先生之言誠發傷寒論之所未及而爲仲景之功臣矣陶氏生李朱之後不能詳考而輒以己意變亂且妄稱得仲景遺意其書刻本又多脫誤瑣言六神通解散後脫每服五錢四字殺車槌三黄石膏湯後脫每服一兩四字此俗醫妄用石膏所由來也世之庸醫不學以其便己而私之以爲枕秘

於其脫誤亦不能曉并陶氏之指而失之矣然號於世曰吾專門醫科也世亦以是推之死者接踵全不自悔而病家俱懵不覺悟以余所見傷飲食者傷勞倦者傷暑者傷濕熱者概以傷寒施治皆死於旬月之間其有年少氣壯得以毋死而活反以為藥之功不知其本無大症其至此者皆藥之罪而不死者特幸而免耳余既目擊其害故舉李朱二先生之言錞于申之以告世之病家庶有萬一之悟而并及所據陶本之誤世醫聞之

亦或有憮然於斯焉

金壇王氏傷寒準繩序云陶氏之書不過剽南陽此當

指南陽活人書而言蓋謂朱奉議肱奉議非南陽人

其云南陽活人書乃言木之仲景耳仲景南陽人也

唾餘尚未望見易水門墻而輒詆傷寒論爲非全書

聾瞽來學蓋仲景之罪人也而世方宗之夭枉可勝

道哉凡例云後人治傷寒者既皆識仲景之法不盡

又不知其病本於内傷虛勞而思補養但用汗下致

死者其殺人何異刀劍與言至此切骨痛心今雖以

後賢補養之法附載於篇而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尤望臨病之工重人命而懼陰隲熟玩此書無疑於心而後下手用藥即不能然寧過於謹護元氣無孟浪汗下而後庶幾其少失也

按陶節菴六書行世已二百餘年無有昌言其非者獨守泰先生盡力排之而世莫之知也故特表而出之其凡例言後人治傷寒之誤絶為深痛茍稍有人心者其得不憬然於此併附著之孟子曰予豈好辯

哉予不得已也覽者可以識宇泰先生之意而無疑於余言也已

用石膏辨

石膏本經微寒而別錄以為大寒別錄是也張潔古云陽明經大寒之藥能傷胃氣令人不食非腸有極熱者不可輕用李東垣云胃弱者不可服其丁寧告誡如此張仲景傷寒論用白虎湯者三用白虎湯加人參者六白虎湯以石膏為君主之藥大抵皆大煩大渴表裏俱

熱脉洪大或沉滑者方與之又云表未解者不可與成無巳云白虎湯立秋後不可服服之必為𡚁逆以致虛羸者多矣朱奉議云白虎治中暑及汗後解表藥非治熱病而夏月伏隂在内尤宜戒之李東垣云血虛發熱證類白虎誤服白虎必死孫兆云四月後天氣熱時宜服白虎湯然四方氣候不齊及歲月氣運不一方所既異當用之時亦宜兩審近時陶氏亦云無渇者不可服此藥為大忌吳氏云足陽明本經發熱潮熱表裏俱熱

舌燥煩渴之聖藥如陰傷寒面赤煩躁身熱與胃虛惡心大便不實脈弱食少無大熱者不可用也誤用之傾危可立而待矣趙氏云白虎五六月中暑必用之藥然須審其虛實夫有是病則服是藥大煩大渴之證非白虎不能解然古人再三諄囑即使當用必宜詳審則白虎之不可輕用明矣經云石之性悍石膏質柔膩而性寒涼沉重著於腸胃卒不可除仲景傷寒之用加人參者過半雜病中暍亦加人參溫瘧去人參加桂枝皆所

以救其寒也又石膏古方用一斤乃打碎用綿裹煮則與今煆研者迥别活人書改用四兩每服五錢劉河間號用寒涼而其立方亦準此證治準繩改服一兩以方計之活人書所用石膏僅一錢一分證治準繩亦不過二錢二分而已吳氏曰古大方陷胸湯大黃六兩今止用六錢足矣人弱病小者又當減半或四三之一芒硝一升今用二三錢以例推之則石膏可知今人不論何時何證何脉輒用白虎湯石膏有用至七八錢者有用

至一二兩者幾以爲常用服食之藥其氣壯年少者尚可稍挾虚者上爲嘔逆下爲泄利不能食而斃者不知其幾矣此殺人慘於刀劍而世莫之知也偶見有一二愈者以爲此藥之力而其死者則曰病不可治大黄芒硝猶有言其誤者至石膏則不復言矣周禮醫十失四爲下是病自愈者半非石膏之力而脾胃既傷傳變不一其禍貽於異日醫者姑以徼一時之效不復爲人性命計而病家懵然從之墮於坑穽而不覺其可哀

也已余非知醫者但目擊近日受石膏之害者甚多故舉前賢之論詳列之庶醫者少知所警而病家不大蒙其害焉

余既為此辨後閱本草經疏有云石膏起死回生功同金液用之尠少則難責其功世醫罔解特表而著之其附白虎湯方石膏自一兩至四兩麥冬如之知母自七錢至二兩又云自一劑至四劑乃知今俗醫所據以此其云一劑當以一兩言四劑當以四兩言

俗醫不察并其本意失之按繆仲醇以醫名於近世而其為經疏則謬誤甚多前輩有云經疏出而本草亡非過論也其稱石膏之功遺禍至今而未已陶貞白言注本草誤則殺人其謂是歟又

國朝之初高沙袁體菴亦以醫名而用藥多寒涼葢

國初創造之時民氣剛强藏府堅實筋骨壯盛故寒涼為宜然其立方大抵用東垣法以錢計分計而已今休養涵煦八十餘年民人安於太平逸樂藏

府筋骨迴異昔時而輒以大苦大寒之重劑肆行攻伐視人性命有同草芥余不識其何說也今之俗醫既庸且妄未必盡見經疏亦未嘗考體菴之傳云何而影響剽竊或有援是以自解者故附及之以袪世人之惑焉

又考陶節菴六書其殺車槌中載三黄石膏湯石膏兩半後服每服一兩四字瑣言中亦載此方分明可按也又瑣言中六神通解散通誤作湯石膏二兩後注

云治時行三日前加葱白香豉煎服殺車槌中亦載此方加川芎羌活細辛三味俱無分兩注云治時行三月後謂之晚發據此則自當作月下脫後謂之晚發五字前疑作錢上疑脫每服五三字瑣言本方六味共十三兩五錢斷無作一服之理前字必錢字之誤又按此方準繩不載丹溪心法附餘有之石膏止用八分正合每服五錢之數大抵俗醫所據不過陶氏書而於其文義往往多不解至其脫誤萬萬不復能考証矣以是堅據其言而間有一二幸愈者益以自信殺人如麻略不復顧爲究其

底裏如此真可一歎余所云未必盡見經疏亦未嘗體考菴之傳云何非妄論也因并附及之三黄石膏湯七味約共七兩以每服一兩計之石膏不過二錢有奇而已

白田雜著卷八

白田雜著跋

余聞寶應王予中名未識也後於同年申謙居處見其雜著數冊云得之方溪愛其淹洽因錄存之予中猶前一輩人其詞往往有根柢可以傳也乾隆丁卯五月河間紀容舒記

謙居言予中尚有白田草堂集推之甚至後於李根侯案上見數冊畧取讀之則詩文都非所長此老正應以實學見耳其菁華盡此數卷矣乾隆戊辰三月又記